

春到太平湖

程琼莲

住在太平湖畔的渔村,抬头蓝汪汪一泓碧水,水天相连之处,一线远山,在天光水色之中,极轻浅,似有若无,无端想到“眉是青山聚,眼是绿波横”。

湖畔农田里,油菜花开得正闹,大片大片粉艳艳的黄,仿佛从天泼洒的阳光,让人心雀跃,生出欢喜。西晋文人张翰曾诗云:“暮春和气应,白日照园林,青条若总翠,黄花如散金。”在我的心里,油菜花是邻家女子,黄衫绿裙的可人儿,一颦一笑,都是一曲春的赞歌。桃花羞答答,开在我们行走的路边。往往,在太平湖畔,在乡间小道,不经意,一转角,远远的,谁家灰色瓦楞下,粉白的围墙边,矗立一树烟霞。我爱看桃花,那种喜气洋洋的粉艳,明明极俗气的颜色,却开出一种人间气象来。你能想象没有桃花的村庄么,几乎每一座村庄都与桃花不离不弃。你也不能想象没有桃花的春天,画家作画,勾一线远山,一脉春水,水边一树桃花争闹,春天也就从纸上呼之欲出。古人也喜桃,桃花开在《诗经》里,“灼灼其华”的光芒穿透时间的维度,深入后人的心中。虽然今日桃花已不是昨日之桃花。

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春风吹过,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在哪里?总有些故事在春天里在桃树下发生。

我想描绘太平湖的春天却不能。我承认笔拙,也得承认语言的局限性。语言从来就不能贴切表达自然,只能是力不从心,在大自然的边界晃晃荡荡。比如此刻我试图用语言来捕捉,它们就会伶俐地遁去。我只能说一说它的安静。

我记得它的安静。如同被抛入一个脱离时光轨道的真空,我恍惚觉得此处一日,俗世只怕真的已经一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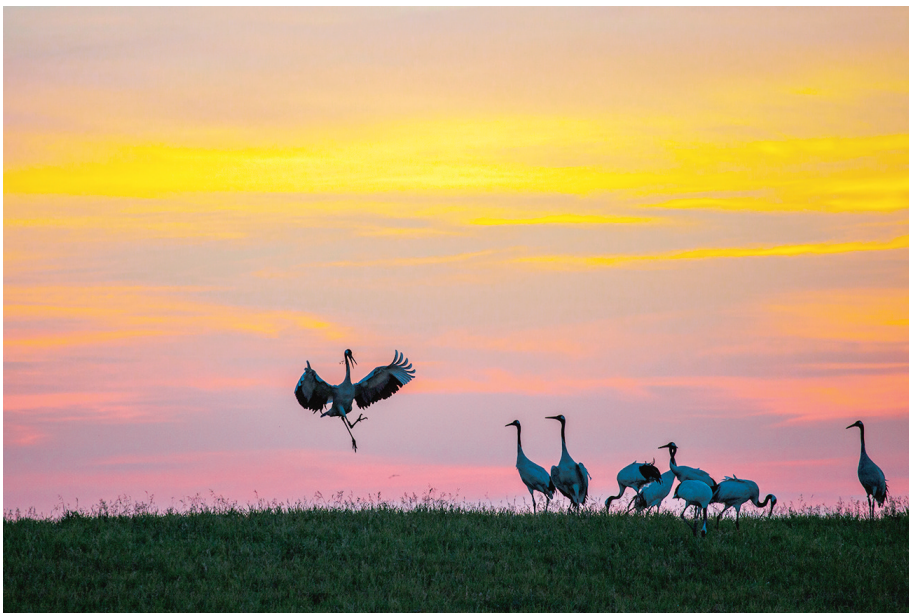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里,时间仿佛是静止的,以致我有一种错觉,好像真的抓住了逝去的日子,一些失却的美好好像都来得及慢慢找回。风软绵绵地吹过我的脸颊,我的身体,吹过春天。蓝天盛满云朵,大地宽广幽静,甚至让我以为能听见花开的声音,或者种子的萌芽。我们到湖边去玩,菜地里油菜花晃着我的眼,碧绿的青菜长势喜人,肥硕的叶片里叶绿素堆积满满以致菜叶看上去附着了一层油脂。渔村的人们就掐这样的菜叶,用大火炒了,绿油油的一盘端上桌,让我们吃个热火朝天。我在湖边走走停停,因为寂静,能听到阳光发出嗡嗡的声响,好像太阳是悬在头顶的一架热力发电机。阳光嗡嗡响着,在湖面冲撞,在菜地里盘旋,有时碰到我的脸上,热热的。不但阳光有声,寂静也是有声音的,这是我经常会有感觉。物理学说没有绝对的静止,其实也没有绝对的无声,在再静的深山老林我们都能听到声音,风吹树梢,鸟儿啼唱,蝉鸣山静,泉儿叮咚,但我们不会认为吵,只觉得那就是静。当然,如果是一个内心焦灼的人,他听到的就只有内心的喧嚣,会遗失这一切的天籁。

一颗安静的心,才能契合自然界的呼吸。

在太平湖渔村的几天,恰逢风和日丽,很幸运地饱览了一番湖光山色。离开的那天却意外碰到阴雨绵绵天气。不过,都说黄山风景区之美,雨中最具风味,这话有理,江南雨,雨江南,没有雨的江南自是少了楚楚风致。回程路上,车内的我,眼睛

一刻也不放过窗外的美景。彼时,车窗外的黄山风景区,云雾缭绕,如幻似真,天空上下一色,全被笼罩在空濛烟雨之中,这样的背景下,黄山村落更显素净、简洁、端庄之大美,另平添几分朦胧缥缈之态,远看,活脱脱是一幅宣纸画就的水气淋漓的泼墨山水。我恍然明白了徽派建筑的真谛之所在。

黄山,当得住如诗如画的美名,适合安放一颗疲顿的心,譬如我。



晨舞

张健
摄

春日颂

胡笑兰

几场霏霏细雨,太阳终于灿然一笑,蛰伏了一冬的生物们苏醒了,仿佛能听见它们拔节破土的声响。江南的树枝软了,柔了,它也绿了。那几天前还苔干嫩碧芽饱含羞的油菜花、紫云英们,一夜之间便开得烂漫。

约脾性相投的三五好友,去往岱冲湖,去凑一场热闹。

阳光正好,三月的春风温润和煦。远山空蒙,笼罩在一层轻纱里,影影绰绰,在飘渺的云烟里忽远忽近,又若即若离,很像是几笔水墨,涂抹在湛蓝色的天边。近处看那青色的山峰,将那伟岸的峰影摇曳在岱冲湖的柔波里,山和水的交融,是静和动的搭配,单调与精彩的结合,清涟里有青山的倩影,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。

山上沟涧纵深,在林间山石中出没,清泉汩汩,不约而同扑入岱冲湖广柔的胸怀里,而她的上游是烟波浩渺的菜子湖。这湖水便有了许多的灵性,湖水清澈得透明,又静若处子,像一块无暇的翡翠闪烁着宝石般高贵的光泽。

岱冲湖如面硕大的镜子深情款款,打眼望去,辽阔得让你的心也跟着开朗明亮起来。

湖岸,环系田园村庄。那依山而居的村落,在绿树花影里隐隐约约,鸡吠相闻。门前碧水,三两只小船随意亦或是闲适地靠在岸边。湖湾是小船出发与停靠的港湾,小船与水呢喃着什么?大约主人家的午餐桌上将不可或缺一份鲜香的鱼虾了吧。鱼虾于我是一往情深的美味,岱冲湖此刻在我的心里不啻人间仙境了。

大窑堤依湖而筑,另一边是广阔无边的田畴,良田万顷,麦浪滔滔。少年时的大窑圩堤是一条长长的土堤,与岱冲湖,直通长江的古长河相依相偎。九曲回肠的古长河道口设有河闸,枯水期蓄水,旺水期泄洪。岱冲湖就这样和长江息息相通。

于今,大窑堤几经修筑,模样已经大变。堤腹镶嵌着麻石块,密密实实,给人一种厚重而坚实的美感;宽广簇新的柏油路面光亮如镜。车在堤上奔驰,听车轮“沙沙沙”,看湖光山色,蓝天白云,远了近了,愉悦之心情油然而生。古陶瓷村落大缸窑到了,拐进一条小道,眼前便是岱冲村。女人们本就热闹,车刚停稳便欢闹着扑向烂漫的原野。

金黄色的油菜花盘旋着节节高起,塔样开放的花朵在风里轻轻摇曳,在蝴蝶和蜜蜂的翩跹里摇曳,熙熙攘攘,热热闹闹。一株又一株的油菜花簇拥着,无数株的油菜花簇拥着,漫山遍野。走在无际的花海里,任比肩的金色的花儿芬芳着我的脸庞,我的衣衫

和我那久久悸动的心灵。

突兀的州头,一块浅滩像极了一尾鲜活的鱼,仿佛正奋力游向波光粼粼的湖面——它的生命之水。紫云英正开得浪漫,弧形曲折的两岸,紫云英也一路蜿蜒。你看,那淡紫色的小花,从匍匐的翠绿柔嫩的茎叶里绽放出妩媚的笑,开得恬静优雅。它们一朵连着一朵,一片连着一片,淡淡的,带着泥土的质朴与芬芳,在春风里摇曳生姿,宛如翩翩起舞的花仙子,这般的灵动飘逸,又仿若普罗旺斯的浪漫,令人陶醉不已。

据说这些紫云英纯属野生。金秋时节,紫云英的种子随风起去,落入泥土。此一处北岸滩涂,长年淹于水下。冬季水退,湖滩裸露,春风才一吹拂,便会破土而出,开得热烈。年年如是,你看与不看,它都在那里。给它些许湿意,它便沿着记忆的轨迹攀爬生长。

这些滩涂湿地,芳草萋萋,杨柳依依。牛羊在安详地吃草,牧人短笛舟自横,一蓑烟雨任平生;野鸭成群结队,天鹅游曳,白鹭低飞……这是一处怎样的恬静田园。此一方境地,枞阳人自喻“小西湖”也不为过了。

湖中大大小小的岛屿,宛如青螺缀玉盘,不远处的小岛“荷叶墩”像极了汪洋里的一条船。那碧绿的麦苗,成片的油菜地错落有致,又是别样的景。岸边斜欹着几树老柳,铁色盘曲的树干透着苍劲,很有些年头了。它除了见证窑厂的百年沧桑与辉煌,又阅尽岱冲湖春光无数吧。

春季的岱冲湖,斑斓妍丽,姚黄魏紫青翠碧绿,像泼上了五颜六色颜料的调色板,在画家的笔下,勾勒出无与伦比的美丽。

儿时,油菜花红花草皆平常物,又哪里是人眼的风景。正青黄不接啊,油菜花开就代表饿肚子了。薅一把红花草,捋一把槐花,清水里荡一荡也能裹腹。现如今,人们也吃野菜,但那只是闲情逸致的点缀了。饕餮油腻,换换清淡的胃口,亦或生起对村野的温柔念想。

如今,我们把日子过好了,生活妥帖,心神安稳,便处处是风景,看花事,且听风吟。

卸却包裹臃肿的冬装,换上轻盈的春衫,三五成群的女子,在蜜蜂的浅吟低唱里,在如霞的紫云英花海里,淡素妆,浅浅笑。同行的摄影师阿莉“咔咔”为我们拍下了张张靓照。那紫色的云霞是披肩的轻纱,那飘逸的发,那曼妙的身材,那微笑的面庞……微风拂面,盈袖的暗香。

此刻什么都不去想,只让自己的心牵着双眸触摸三月的千娇百媚,无限春光。

